

孙北泽
·
著

游仙窟

Dragon
Unbound

每恨尘中厄宦途，半生浮梦在仙窟。
倾心只待真心语，海水何时得尽枯。

中国文史出版社

孙北泽◎著

游仙窟

Dragon
Unbound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游仙窟 / 孙北泽著.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12

(中国原创历史悬疑小说系列)

ISBN 978 - 7 - 5034 - 9209 - 9

I. ①游…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5917 号

责任编辑: 窦忠如 刘华夏

装帧设计: 首德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8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每恨尘中厄宦途，半生浮梦在仙窟。

倾心只待真心语，海水何时得尽枯。

这首诗的作者是新罗人崔致远。崔致远是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个人文集的人，被称作韩国汉文学鼻祖。出生于唐末新罗王朝的他，在很小的时候便独自来到长安，寓居苦读，并于十八岁时考中进士。其后任过地方县尉，也在当时的淮南节度使幕府中供职多年。

他回到新罗后，把在淮南幕府中撰写的公文收录成集，取名《桂苑笔耕集》（“桂苑”指当时淮南节度所在地扬州）。这本文集的价值在于记录了大量与当时政治形势相关的历史事件，对于旧史的记载，既是佐证又有补充和纠正。

当年为写一篇研究唐末淮南幕府政治的论文，笔者收集了很多与崔致远有关的资料，其中包括崔致远的一些诗作，上面这首诗就是其中之一。这首诗对于我的论文并无什么价值，但却让我事隔多年后仍然无法忘记，时时为之神驰，并开始寻觅这诗后的故事……

好了，让我来讲这个故事吧。

楔子

女孩帮父亲将一担担的水挑上丘顶。这荒丘上满是嶙峋的巨石，很难寻一片齐整些的土地来作为菜田。更困难的是丘上没有水源，必须从丘下的江边挑水上来浇地。此间人家多为渔户，她父女二人从外地逃难至此，无以为生，便想种些菜蔬来在附近贩卖。

远近只有这片荒丘是无主之地，可供他们耕种。乡人们好像都很忌惮这里，隐隐地听说这些巨石之下似乎有什么传说……

天色已经渐暗，父亲仍没有下山的意思。背井离乡、丧偶携子再加上岁月的侵蚀，让他变得沉默而执拗。岩隙间平整出来的那些零零星星的田畦，他几乎是踮着脚在上面忙作。女孩已是疲惫不堪，满身的泥土和那粘成绺的头发衬着她一脸的愁容。她虽然已经快支撑不住了，但仍默不作声地跟着父亲劳作，似乎也习惯了沉默和忍耐。

伴随着暮色的降临，荒丘上的草丛林木变得阴郁朦胧。沉寂间，只有风吹动那冥冥的阴影，恍惚摇晃。这景象让女孩心中的恐惧更胜过了疲惫和饥饿，她很想要提醒埋头工作的父亲。

父亲仍在把一担担的水浇到岩隙间，他很奇怪，不管浇多少水，很快就渗得无影无踪。这荒丘之下好像有一张饥渴的嘴或是无底的洞。他无奈地看着最后一桶水也渗光了，恨恨地在心中痛骂老天和这片土地，一如十几日来一样。

正想转身离开，忽然感觉脚下的这块田畦在微微摇晃。他怀疑自己眼花，揉揉眼睛再看时，却见岩隙间的这些湿润的土壤渐渐地向下沉陷。他惊得急忙后退，脚后的一块石头绊了他一跤。慌乱间，忽听一声巨响，只见整片土地陷没下去，连带着旁边的碎石块也纷纷下落，瞬间形成一个黑洞洞的大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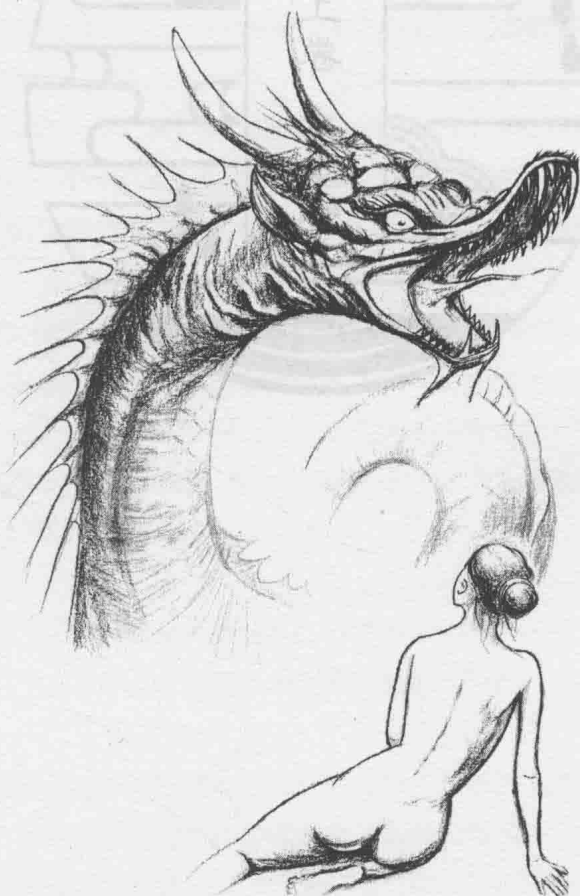
手足无措的女孩被父亲的叫声惊醒，她看见父亲的双手扒住岩石，他的两腿已经悬空。女孩慌忙去拉，使尽浑身力气把父亲拉了出来。

他们惊魂未定，只感觉地面颤抖不已，那些巨石也跟着剧烈晃动。眼前的黑洞

越来越大，随着石块的陷落，但觉黑洞深处似有滚滚阴气涌出，让人不寒而栗。父亲再次壮着胆子探身向洞中张望，猛然一声如闷雷般的低吟从地下传出，那余音好似在深渊里回荡。战战栗栗的父女二人心中的好奇已完全被恐惧淹没，想转身离开，只觉脚下的地面晃动，以至于他俩根本无法站稳。

那闷雷般的声音越来越响，低沉的呻吟让人无法忍受，心肺似乎都要被震碎了。声音陡然间变成了雷霆，一股黑气跃然而出，荒丘之上如山崩地陷一般，那些巨大的岩石伴着震耳的雷霆被黑气冲到半空。父亲未加思索，使尽力气将女儿推向一旁。巨石落地的震波让女孩几乎昏过去。待她回头看时，父亲已然被压在巨石之下！

未及她叫出声，眼前的景象却足以让她窒息：巨石被冲开，那股黑气从云烟沸涌的洞口中升上半空，扭曲盘旋，在全然昏暗的暮色中仍然可以辨出形象！……



目录

序 | 001

楔子 | 002

上卷 水龙吟 | 001

中卷 扬州慢 | 047

下卷 广陵散 | 101

后记 另一面的灵魂 | 177

附录：从《桂苑笔耕集》看唐末政治格局 | 181



第一章 传说

十六年秋，是年秋庚子年（1870年）。

冬十月的一天夜里，浙西湖州龙丘县的人们无法安然入睡。十六年前曾出现的怪声今夜又回荡在夜空中，还夹杂着呼呼的风声，倒像似鬼魅的呻吟，或怒吼，使得这寂静的夜晚更添了几分恐怖。人们心中响起的是一个遥远的呼唤。

次日清晨，人们从梦中惊醒，只见窗外乌云密布，狂风骤雨，电闪雷鸣，天地间一片混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抬头仰望天空，只见几道彩虹横跨天际，仿佛在诉说着什么。

转眼之间，雨过天晴，阳光洒在大地，万物复苏。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中充满了希望。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心中充满了希望。

十二岁那年，他随父亲来到龙丘县，开始了他的生活。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深受父亲的喜爱。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深受父亲的喜爱。

天道酬勤，十八岁那年，他考中了举人，成为了一名官员。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深受父亲的喜爱。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深受父亲的喜爱。

他曾任龙丘县令，政绩斐然，深受百姓的爱戴。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深受父亲的喜爱。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深受父亲的喜爱。

终于一年多前，在当年科举的殿试上，他考中了翰林院的大人，开始了他的生活。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深受父亲的喜爱。他从小就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深受父亲的喜爱。



上卷 水龙吟

第一章 传说

十六年后，这年是唐乾符六年（879年）。

冬十月的一天夜里，浙西衢州龙丘县的人们无法安然入睡。十六年前曾出现的怪声今夜又回荡在夜空中，这声音时而如轰鸣的雷霆，时而似隐隐的呻吟，或怒或怨，使得这初冬的寒夜更让人觉得凄冷。颤栗的梦境中唤醒的是一个遥远的神话。

次日清晨，崔致远起床时，并不似往日那样仓促。一来他昨夜被那怪声扰得没有睡好，再者此时他心意已决，自然也就从容起来。穿上圆领青袍，扎好短脚罗巾，临出门前戴上那顶扬州毡帽。他缓步向县衙走去。

初冬时节，浙西一带却还不见凋零萧疏。远山的竹林依稀在清晨的薄雾间，朦朦胧胧、影影绰绰。县城里高低起伏的石板路、错落有致的马头墙，相映成趣。

一年多来，崔致远已把这条石板路走得很熟悉了。起起伏伏的坊间小路正如他此时的心境。

十二岁那年，他离开远在新罗的家，泛舟来到中土。寓居长安六年，闭门苦读。天道酬勤，十八岁他便考中进士，未使家乡父老失望。然而金榜题名却并未换来少年得志。按制，进士中第仅仅得一出身，朝廷迟迟未授官职，他仍然是一介布衣。随后三年间，浪迹于洛阳、山东，四处寻求荐举的机会，无亲无故，如乞儿无异。他曾经感叹道：

海内谁怜海外人，问津何处是通津。

本求食禄非求利，只为荣亲不为身。

终于一年多前，在当年科考的座主（主考官）裴纘大人的荐举下，得到了这龙丘县尉一职。龙丘县地处偏僻，县尉仅是个从九品的低级官职，正是所谓“尘吏末尉”。他日日与那些俗吏混迹，处理县里的治安税务等细碎事务。稀稀落落一年下来，自己只觉得饱食终日、碌碌无为。思忖良久，终觉在此处抛掷光阴不是长久之

计。昨日记起，明年朝廷宏词科开选。一夜辗转之后下定决心，不如辞了这鄙乡俗职，再去长安应试，未必觅不得更好的机会。

既已做此决定，他顿感心头释然，神清气爽。就连这早已熟悉的景色，也觉得豁然亲切，依依有不舍之情。他寻思道，辞别此地之后，还要再寻附近有风景的处所游玩一番，日后想是没有再来的缘分了。附近衢江边那双女丘，时时听人提到，却还未曾去过。

龙丘县衙的前庭内，一班吏卒公人早已到齐，凑在一起议论纷纷。庭院两侧几个碗口粗的柱子上三三两两绑着些人。这些人有老有少，有的衣衫破落，有的还算整齐。经过一夜的露宿，此时这些人都纷纷叫苦，唤着“官人”讨热水喝。

这一年是唐僖宗乾符六年，黄巢起义已然五年。两年前起义军转战江南，曾经兵扫衢州，并由此下福州、奔广州。占领广州后，黄巢本想久驻岭南，于是向朝廷讨要广州节度使一职，以表归顺。然而唐廷不许，黄巢怨愤不平。偏这一年广州瘟疫流行，军中病死十有三四。不得已黄巢整顿兵马又挥师北还，一路杀到江陵，所向披靡，僵尸遍野。入秋之后他又剑锋东指，巡江要杀向江南。

消息传来，人们自是惴惴不安，两年前的梦魇未散，此时官府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几日来，龙丘县的衙役捕快们无日不被县令催迫着四下里巡拿“疑贼”。一班公人们自不敢怠慢，市坊乡间凡有眼生之人，不由分说，一并拿下。都先捆在衙内前庭，待次日审了再说。可怜这些人，多是外乡人，不管官衙怎么审，先挨一夜冻是免不了的。

崔致远进衙后，得知县令大人尚未升厅。他来到衙堂的廊下，坐在衙吏为他备好的交椅上，寻思道，待我忙完今日这番公事后，即向县令大人婉言乞辞。

衙吏们在他面前摆好小桌和纸墨，只待他先为这些疑贼嫌犯问录姓名乡籍等。一个老衙吏摆好笔砚后正待离去，崔致远欠身唤道：

“老哥问一声。”

“大人请讲。”

“适才你们议论的可是昨夜那阵怪声？”

“正是，大人想必也听到了。”

“是啊，那是什么声响？可是雷鸣？”

“不是雷鸣，是龙鸣！”

“龙鸣？难道是龙的叫声？”

“正是。”

崔致远看看这老汉的表情笑了起来：“老哥此话可有凭据？”

“大人不知，此地人十几年前也听到过这声音。庭下那班小子想是记不得那时的事了。”他指了指刚才和他议论的那些年轻的衙吏，“当时人们也不知是什么声音，可日后便有人在江里看见了龙。”

崔致远知道这江指的是城旁的衢水。他仍然不够严肃的笑容没有逃过老衙吏的眼睛。

“大人若还不信，可去双女丘上看看那口深窟。十几年前丘上并没有此窟，正是那夜声响之后，石开窟现。”

崔致远敛身坐正，“真有此事？我早听人说起过双女丘的深窟，不想它还有个出身。”

“正是。那窟口小腹大，深过丈许，昏黑阴森，神鬼莫测，岂不正是个龙穴。想必昨夜之声，正是那龙回故所。”

崔致远问道：“老哥，那双女丘的声名是不是正来自于此？”

“大人有所不知，这丘本不叫双女丘，而是叫龙丘。此地叫龙丘县正是因此丘而名。只不过后来因为县名、丘名相混不便，人们才改那丘叫双女丘。”

“那双女丘之名又从何而来呢？”

“说来有番典故。想那丘旁渔村，也是十几年前，有一外来屠居的女子，未婚而孕。村人耻其所为，逐出村去。女子在产下一胎两女后便血绝而亡。恰那时，从西边龙虎山上来了位张真人，据说是为降龙而来。他见这一对女婴可怜，便收了带回龙虎山了。并将其亡母葬在丘上，立碑刻文而去。从此人们便唤这龙丘为双女丘。”

老衙吏言罢拜揖而去，崔致远听得神驰，意犹未尽。忽听身侧不远处有人问：

“老汉所言，不知大人信否？”

崔致远转身一看，却是一个捆着的囚犯。不知何时，衙吏们早把他押来，在廊下候着了。想必他把刚才的谈话听得真切。他三十岁上下，面容苍白清瘦。

崔致远打量他一番，却不恼他无礼，想了想说道：

“子曰：‘敬鬼神而远之’。鬼神之事，大可存而听之。”

“大人可知，夫子亦云：‘鬼神其洋洋乎，如其上下，如其左右，不可度思。’”

崔致远颇为惊异，囚犯之口竟出此语。

“想必你也知龙丘之事。”

“大人，方才老汉所言只是‘双女丘’一名所来，小的不才，却也听得先前‘龙丘’一名的来历。”

“愿闻其详。”

“大人可听说过‘许真君降龙’的故事。”

“所言可是许逊？”

“正是。离今五百年前，当时世有‘十二真君’，许真人位列其首。世逢天下大乱，先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乱华’，国无宁日。许真人弃人事，觅神道。悟得人间之祸，皆因阴阳五行不顺；阴阳五行不顺，乃是神鬼之气相扰。于是真人发大愿、施法力，约请十二位真君，寻遍四海六合，降伏了二十四条散游人间为祸的蛟龙。为防蛟龙再遗祸人间，据传十二位真君在一地偏人稀之处，凿深窟并以铁链巨石镇锁游龙。因此事关天机，故真君羽化登仙后，世人便不知这藏龙所在了。十几年前此处窟开龙现，始有人言此龙丘便是当年许真君镇龙之处。”

崔致远觉得这人口齿伶俐，言谈间眼中透着灵气，不像是一般的贩夫走卒。于是又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只见他面白清瘦、细眉长眼，几缕短须更显他面容憔悴，看起来像个落第的书生。不过身上却是素短打扮，还扎着绑腿，又像个游商。

“你是哪里人？来此处做何？”

那人一听，急忙“扑通”跪下：

“大人在上，小的名叫吕冲，江西人士，以贩茶为业。本想去浙东收买越州茶，路过此地，不想被官人们拿了。请大人替小的做主，小的并非作奸犯科之人，从来守法顺良。请大人明鉴，放了小的吧。”

“看你言谈举止，并非商人模样啊。”

吕冲顿了一下，抬眼看了一下崔致远：“想是大人眼睛里高抬了小的，觉得小的长相清秀些，说话流畅些，便把小的认作读书人了。实不相瞒，小的早年是爱读些诗书，只是家境贫寒，不敢心存功名之志，只得早早以游贩江湖，供养家小为正务。”

崔致远听罢，眼盯着他，寻思了一会儿，抬手招了招下边的衙吏，示意把他带走。吕冲急忙又磕了几个头，然后才站起来。他正待转身离去，忽听崔致远问道：

“那龙虎山的张真人来此处降龙，可有此事？”

吕冲又顿了一下，略一思考，说道：“老衙吏所说的十几年前的张真人当是龙虎山天师府第二十代天师张谌，据传此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曾否来此处降龙，小的不知。小的在江西时，曾听闻他已于去年岁百而终。”

崔致远微微笑道：“看来江西才是藏龙卧虎之地。”

摆摆手让他下去了。随后他叫来当班的捕头，说道：“此人与我在长安曾有一面之缘，是个老实本分之人，家中世代贩茶。放他去罢。”

随后，崔致远匆匆录了满庭院“疑贼”的姓名乡籍年甲。他转身询问衙吏：

“大人怎么还不来升堂？”

“回县尉大人，县宰大人从昨日起似乎就在张罗礼品之事。”

“礼品？”

“是送往扬州的贺礼。”

崔致远随即明白，县令大人是在为新任的淮南节度使准备贺礼。唐僖宗乾符六年，冬十月，朝廷以镇海节度使高骈为淮南节度使，镇扬州，充盐铁转运使，为诸道行营兵马都统，专掌讨灭黄巢。这位县令大人自称是高骈的故吏门生，故时常派人往高骈处走动。

崔致远于是又展开纸墨，提笔开始写他的辞呈。

第二章 读 碑

县令大人对崔致远的辞别表示不舍。他虽觉这位远邦的进士文笔精熟，但却疏于吏事，人事也不圆熟。此次本想让他去押送贺礼，但看他如此不识时宜，也乐得随他去了。命人从传马中挑了一匹过役的送他作为脚力，崔致远深表感谢。

次日清晨，县令派衙吏去崔致远住处帮忙收拾行李。一箱书、两个包裹，都放到马背上。崔致远牵马来到了县衙，再次向县令辞别。县令送至门前行马，拱手相别。并命下人在城外驿亭备酒菜，以为饯行。

双女丘在县北，崔致远正是要北行。出北门，在驿亭用过酒饭，上马辞别众人，已是午后。随后他信马由缰，清风拂面，约近黄昏便行至衡水江畔。

但见近处卵石丛丛，远山竹影幽幽。江岸边浅沙乱流、水清波细，江心处长洲一片，荒草漫生。偶有白鹭点点，随风起落。此时芦花已落，行马时只有芦枝拂鞍，一派野趣。

崔致远觉得心情在这江畔的凉风中陶然而醉，那份轻松惬意如同清澈的江水缓缓漫漫。这似乎是多年未有的感觉。不过毕竟是初冬近昏，一丝凉意油然而生，不禁又感怀起前途未卜，行程漫漫；叹息自己光阴蹉跎，形单影只。他纵辔而行，随口吟叹道：

白鹭分飞高复低，远汀幽草欲萋萋。

此时千里万里意，望断暮云翻自迷。

约莫行了数里，望见前面两水交汇之处，水面豁然开朗，江岸一处大冈，枯竹败草，夕照下颇为荒凉空寂。心想此处莫不就是双女丘。

忽然隐隐听见悠扬的乐声从丘上飘来，细辨似是笛声。他心中颇为好奇，循声顺着杂草间的小道，骑马缓缓向丘上行去。渐渐行至丘顶，那笛声本来越来越清晰，忽然又戛然而止。

他便勒住马，转眼向四周望去。远见江上水面空阔，辉映夕照，而近处的景致却没有特别。只是在那半人高的荒草丛中，尽是满眼杂乱的巨石堆，看不清丘顶大致的模样。

正行间，见草丛中掩映着一块石碑。下马走过去，拨开草枝，见碑上刻着“龙丘双女之母墓”。四周并没见到冢堆。转到碑后，却刻有一首诗：

蛟龙丘下愁失水，寂寂荒坟草木堆。

露凝相承疑作泪，香销空散恨成灰。

百丹炼尽知生死，三岛游回何处归。

神女生涯原是梦，浮生更似一尘微。

诗后有跋：

“龙丘无名氏女，生有二子，未育而终，龙虎山嗣汉天师府张真人谶，哀其命舛，殓而葬之；怜其子幼，收而养之。钱塘罗隐刻诗以记之。”

“竟然是罗隐！”崔致远看罢，以手拍头，“我与罗隐多年前即相识于长安，他也是我同年师兄顾云的同乡。当年在长安时，除了闭门苦读，唯一的消遣便是与顾云、罗隐一起饮酒弄诗，相交甚欢。不知他何时来这里留墨。”

端详一阵，除了首联，其他句琢磨不清是何意，“他如此这般，会不会更有深意在其中？这诗的味道却颇似李商隐。”忽又想到，“那‘神女生涯原是梦’不就是取自李商隐之诗吗？”

正寻思着，忽听远处有人喝道：

“站住，哪里走！”却是个女子的声音。

崔致远从碑后转到路旁，四下张望，只听得急促的脚步声由远渐近，惊得一些已经归巢的宿鸟扑腾腾乱飞起来。忽然从荒草丛的小路里窜出一个人来，急急慌慌向这边跑来。崔致远未及看清，那人已跑到面前，猛地一把抱住崔致远。

“大人救我！”

崔致远定睛一看，却是昨日自己放了的那个吕冲。

“怎么是你？你在这里做什么？”

只见吕冲大口喘气，眼珠四下乱看，嘴里只说：

“大人救我。”

崔致远忽又见他肩上浸出血来：

“你这伤……？”

吕冲突然转到崔致远身后，指着自己的来处说：

“大人你看！”

崔致远转身，见那小路上又急忙忙跑来一名女子。看她年纪不大，一身青素短打扮，手里却提着一长鞭。

崔致远正待回身问吕冲，猛然脑后一阵巨痛……他挣扎着看了一眼吕冲，只见他扔下手中的石块，纵身跳上崔致远的马，扬鞭猛抽向丘下奔去……

脑海中最后一点印象，是看见那女子从他身边跑过，跟着马紧追了一阵，却被越甩越远……

朦胧间，似乎又感觉那女子在推唤自己。尽力睁了一下眼，模模糊糊见她蹲在面前。只觉她面容姣好、一脸英气。未及看第二眼，便又昏厥过去。

第三章 神女生涯原是梦

重帷深下莫愁堂，卧后秋宵细细长。

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

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

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晚唐李商隐的所谓“无题”诗，皆以“包藏细密，意境朦胧”让人玩味不已。罗隐所借用的这首七律，读后莫不让人唏嘘感叹、神思浮想。

崔致远睁开双眼时，仍感觉头疼欲裂，不禁呻吟了起来。

“哦，你醒了！”

伴着这女子的声音，一阵窸窣的脚步声由远而近。她来到身前，蹲下来俯身看他。

一丝细细的香气是他醒来后的第一阵嗅觉。眼前又是那张姣美的面庞，好似从他昏厥直到此时，一直这样看他一般。

细看她，头上梳着百合髻，攒着金凤钗，柳叶眉间画着淡淡的黄色花子，朱红点唇，玲珑可爱，衬着她细嫩的皮肤、甜柔的笑意。

这女子，不，应是女孩，看年岁不大，可能就十五六岁的模样，把自己收拾得如此出落。崔致远端详片刻，又觉得诧异。自己还记得，昏厥前看到她，明明是一脸英气，青素打扮，此刻怎么显得如此甜美。

“你……我……这是在哪？”

崔致远一时间尽是恍惚迷惑。他试图转移一下视线，看看这美丽面庞之外。可是女孩子却随着他的视线也慢慢移动，让自己始终停留在崔致远的视野中。她一边动一边还嘻嘻地笑出声来，好不顽皮。

崔致远却被搞得更加懵懂，一时还不明白这个玩笑。不得已，他试图坐起来，想挣脱开眼前的困境。

“哎哟！”刚要起身，脑后的痛处不禁让他叫出了声。